

# 量詞“石”究竟讀 SHI 還是讀 DAN

——中西學界計量單位詞讀音分歧的歷史考察

馬 彪

- 一 問題的提出與研究的方法
- 二 讀 dan、shi 的兩種情況及其產生原因
- 三 清代學者對量詞“石”之雅呼與俗呼的發現
- 四 秦漢的“石”既是重量單位也是容量單位
- 五 秦漢齊楚地區“石”與“擔”混同的情況
- 六 “石”zjyak“轉音”為“擔”tam

## 一 問題的提出與研究的方法

在國際間學術交流中各國學者對漢語量詞“石”的發音很不一致，中國學者一般讀為 dan，歐美學者多讀為 shi。<sup>1</sup>

其實，在中國從隋唐的韻書到清朝的《康熙字典》中都找不到“石”的 dan 發音，而“石”的 shi 發音又僅限於元代以後的近代音（在此之前沒有 sh 的聲母）。於是，我們遇到了幾個課題：就量詞“石”讀音而言，為什麼中國學者多讀 dan？為什麼歐美學者多讀為 shi？元代以後 shi 與 dan 之間關係如何？秦漢時期的量詞“石”到底怎樣讀？這看上去雖然只是一個上古以來“石”的發音究竟經過了怎樣的歷史演變的問題，其實更主要的還在於由此可以揭示在讀音問題背後隱藏着的古代中國重量單位與容量單位在使用過程中相互混淆的問題。

眾所周知，由於上古尚未出現注音字典，所以我們對於秦漢時期的文字的讀音，除了根據漢代人整理的上古詩歌總集《詩經》中的押韻規律之外，另一種方法是通過隋朝的《切韻》(AD601)、唐朝的《唐韻》(AD751) 中殘留下來的上古發音和現代漢語各方言的古音遺跡以及日本漢字讀音進行追根溯源研究。本文主要是根據秦漢以後的歷代發音以及日語中的古音，從追溯“石”的 dan、shi 兩種發音的成因入手，通過分析明、清學者對“石”的音韻學研究成果，進而着重研究了秦漢時期“石”與“擔”在字義和讀音上的錯綜複雜關係，從而得出結論認為：量詞“石”字自古有正音 zjyak 與俗音 tam 的兩個讀音，然而作為量詞，由於“石”經歷了從 zjyak 演變為 tam 的“轉音”過程，

---

<sup>1</sup> 本文的寫作曾得到了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CENTRE NATIONAL DE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的林力娜 Karine CHEMLA 教授的大力支持。特別是有關西方學者對 shi 與 dan 讀音的所有材料都是林教授向我提供的。謹致衷心的感謝！

所以在漢代讀為 tam (後演變為 dan) 的情況應該更為普遍。總之，今日不論重量還是容量“石”都不妨讀為 dan。

## 二 讀 dan、shi 的兩種情況及其產生原因

首先，看看中國學者多讀量詞“石”為 dan 的原因。其實，直至清朝末年在字典裏“石”是沒有 dan 的發音的。但是1936-1937年出版的《辭海》(初版)、1937年出版的《國語詞典》最早寫明“石”不但是重量單位，同時也是容量單位，其讀音為 dan。究其原因不外有二：第一，清朝末年政府首次以“石”取代了“斛”的容量單位。而且從那以後經過中華民國，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法定的容量單位中取消了“斛”，並統一為“石”。第二，推翻帝制之後不久的國民政府首次承認了民間將“石”讀為 dan 的讀音。對此，有的學者推測：“作為容量單位名稱的石，法定讀成 dan 音，約在1930年左右。至於民間把容量單位讀 dan 音當更早。”<sup>2</sup>

其次，在西方學者中對“石”翻譯可分為清朝末年之前和之後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翻譯漢語量詞“石”時不論容量詞還是重量詞，一概翻譯為 shi。

例如：1815年美國人摩爾森的《漢英字典》<sup>3</sup>；1844年(美)Wells Williams(1812-1884)<sup>4</sup>的 *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Hong Kong)；1898年(法)沙畹 Edouard Chavannes 在翻譯《史記》(*Mémoires Historiques Paris Ernest leroux édirewr*)時候，將量詞“石”讀為 che(即 shi)。論其緣由很可能有二：第一，對“石”不分重量單位還是容量單位，是因為當時的清朝尚未在法律上規定“石”作為容量單位。第二，讀音僅僅注明 shi，受成書於1716年的《康熙字典》只注明 shi 的影響。

第二階段：清朝以後至今，除了英國學者魯惟一和法國學者林力娜<sup>5</sup>注意到“石”有 shi 和 dan 兩個發音之外，其他的學者翻譯漢語量詞“石”時不論容量詞還是重量詞，一律翻譯為 shi。自20世紀80年代中國秦漢時期的簡牘被大量發現以來，西方學者在翻譯簡牘文字中“石”的時候仍然如此。例如，在對《雲夢睡虎地秦簡》的翻譯中，荷蘭學者何四維 A.F.P.Hulsewé 就是將“石”讀為 shi 的<sup>6</sup>。又如劍橋大學的 Cullen 在英譯《張

<sup>2</sup> 江洪、江山《中國古代度量衡單位名稱之變化》，《綏化師專學報》Vol.22 No.2, 2002年6月，p79。

<sup>3</sup> 為了尋找最早的英漢字典，利用在柏林 MPI 研究的機會，2007年8月林力娜教授引導我去紅寶大學圖書館查找到了這本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the REV. ROBERT MORRION。

<sup>4</sup> *Obituary: Samuel Wells Williams James Muhlenberg Baile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Vol.16. (1884)

<sup>5</sup> Michael Loewe, "The Measurement of Grain during the Han Period." in T'oung Pao, 49.1-2 (1961): 64-95. 他說：“可能在漢代或稍晚的時期，重量 shi 被讀作了 dan 的發音。《後漢書》注引(應劭)《前音書義》曰：‘今江淮地區的人稱一石為一擔。’但是由於沒有更多的材料，所以本論文始終使用了 shi 的發音。”也就是說，魯惟一雖然提出了“石”的兩種讀音的問題，但他並沒有使用 dan 的發音。西方學者首次使用 dan 發音的是翻譯《九章算術》的法國學者林力娜。她根據魯惟一 Loewe 的觀點進一步將“石”分別讀為重量 shi 與容量 dan (參見 Karine Chemla、郭書春合著：LES NE CHAPITRES, Dunod, Paris, 2004.)。

家山漢簡〈算數書〉時也將“石”讀為 shi<sup>7</sup>。另外，將“石”一律翻譯為 shi 的論文就更多。

究其原因：第一，僅僅沿用了19世紀初以來歐洲先學的翻譯，並未考慮此期間中國容量單位所發生的實際變化。第二，尚未認真分析自古以來“石”發音的歷史演變，即沒有認真考慮容量詞“石”與重量詞“石”之間的不同讀音問題。

從中西學者對容量詞“石”不同讀音的原因來看，不難發現讀 dan 是與清朝末年以“石”取代“斛”正式被承認為容量單位的制度變化有關，讀“shi”與清朝《康熙字典》僅標明重量單位讀音有關。二者產生的原因雖有所不同，但它們都起源於清朝。這就提醒我們有必要追溯一下清代的語言學家是如何看待量詞“石”讀音的問題。

### 三 清代學者對量詞“石”之雅呼與俗呼的發現

清代1716年出版的《康熙字典》是在明代字典《字彙》和《正字通》的基礎上增補改訂而成的，代表了當時語言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對“石”的讀音僅注為：《唐韻》、《集韻》、《正韻》等都記為：“常”與“隻”的反切音。用今天的中文拼音記為 chi (即 shi)。

《康熙字典》僅記“石”作為重量單位的意思和 shi 的讀音，這並不是因為清代學者不知道“石”作為容量單位的意思和 dan 讀音，而是因為他們蔑視那種用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時代的語言學家認為 dan 是“俗呼”的看法，這是一種蔑視的觀點。例如，早在明末清初，dan 的發音就被音韻學者黃生貶之為“可以一笑”的“俗呼”（即粗俗的讀音）了。他在《字詁》中說：

“石”字。在《說文》中解釋為：一百二十斤的重量叫做一石，後人將此字簡化為石。漢代以石為俸祿的等級，故有“二千石”之稱。今天此字被通俗地寫作儋（讀為“都”與“濫”的反切。俗字寫作擔，也是不對的。）字，甚至有人將“二千石”的“石”字也如此發音，此是最為鄙謬的。按：《漢書·蒯通傳》有“守儋石之祿”一語。又《揚雄傳》有“家無儋石之儲”的用語。如果按照這種通俗讀音來讀的話，真是可笑。（石。《說文》：百二十斤為石，後人省作石。漢以石為俸祿之等，故有“二千石”之稱。今俗用此為儋（都濫切。俗作擔，亦非。）字，至呼“二千石”亦如此音，此最鄙謬。按：《漢書·蒯通傳》“守儋石之祿”。又《揚雄傳》“家無儋石之儲”。試從俗呼之，可以一笑。<sup>8</sup>）

與《字詁》同時代的《正字通》（明朝人張自烈編，清朝人廖文英補）亦云：

<sup>6</sup> Hulswé 對《睡虎地秦簡》中“石”的解釋，於整理小組的僅僅解釋為重量（120斤）之外，還解釋為容量（10斗即20liter）。A.F.P.Hulswé, *Remnants of Ch'in Law*, E.J, Brill, Leiden, 1985.

<sup>7</sup> Cullen, *The Suan shu shu 算數書 'Writings on Reckoning'*, (<http://www.nri.org.uk/suanshushu.html>).

<sup>8</sup> 《字詁義府合按》（《訓詁學叢書》）中華書局1984年 p11。

石與儋是有區別的。例如《南史》中就有“劉毅家無儋石之儲”的語句。俗人誤讀石為儋。（又石與儋別。《南史》：“劉毅家無儋石之儲。”俗謬呼石為儋。）

對於《字詁》的觀點我認為既有可取之處，也有不敢苟同的地方。首先，黃生認為“‘石’字。在《說文》中解釋為：一百二十斤的重量叫做一石，後人將此字簡化為石”的看法（清代學者段玉裁也繼承了此說，他在《說文解字注》中說：“石”字，“古時多借石字為秬字。”）就值得商榷。黃生等語言學家的觀點顯然是認為作為量詞是先有“秬”後有“石”，“石”乃“秬”的省略形式。但是，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可知：至遲在秦代還是只有“石”字而沒有“秬”字的。關於“秬”字，戰國、秦代有刻鑄銘文“高奴，禾石”的銅權實物<sup>9</sup>，銘文中的“高奴”是地名，“禾”即糧食。意：高奴地方所制相當於糧食一石重量的銅權。此銘文可證明當時尚無“秬”字，否則的話這一枚官制銅權就沒有必要寫為“禾石”，而應該直接寫為“秬”了。類似的實物還有戰國時期趙國的“司馬禾石”銅權<sup>10</sup>亦可為證。從語言學的角度，王力認為“穀一百二十斤為石，本寫作‘石’，後來寫作‘秬’，以區別於山石的‘石’，但是不通行。”<sup>11</sup>的論斷應該是正確的。

其次，黃生認為：將量詞“石”讀為“都”與“濫”反切的 dan 是不正確的，說“這是最鄙俗、荒謬的”。那麼，他認為的正確讀音，亦即雅呼又是什麼呢？其實就是 shi，因為在同樣認為“俗人誤讀石為儋”的《正字通》中說：“石。讀為‘申’與‘隻’的反切，讀音為‘食’。”顯然，明、清時代的語言學家認為量詞“石”的正確讀音為 shi。<sup>12</sup>

可見，至遲在明末、清初，已經有人將量詞“石”用為容量單位：不但把“石”字轉寫為“儋”或“擔（即“擔”）”，而且把“石”字讀為 dan 了。不僅如此，從那時開始，語言學家實際上已將此二讀音區分為雅呼 shi 與俗呼 dan 了。

結合上一節談到近代中國語言學者是在政府法定“石”不再僅作為重量單位，而且也是容量單位之後，才承認了民間讀“石”為 dan 的發音的情況來看，我認為明、清時期，民間將容量詞“石”字寫為“擔”，而且把“石”字讀為 dan 的實際狀況正說明：容量詞“石”既讀為 shi 又讀為 dan 的現象絕不僅僅是個發音的問題，它反應出中國自古以來民間對政府規定的容量單位自有自己的理解和使用方法，這無疑是中國度量衡史上的重要課題。為了這一課題的研究，這裏先對中國最早統一度量衡的秦漢時期“石”與“擔”關係，

<sup>9</sup> 《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p190；丘光明《中國古代計量史圖鑒》（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5年）p45。實物今藏陝西省博物館，戰國時秦國高奴地方所鑄銅權，鑄有陽文（向外突起的鑄造文字）：“禾石，高奴。”秦始皇統一度量衡時曾追加刻上了二十六年詔書，二世再加刻二世元年詔。

<sup>10</sup> 《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p145；實物今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sup>11</sup> 《王力文集》第八卷《同源字典》p30。

<sup>12</sup> 《字詁》所謂“從俗呼之”、《正字通》所謂“俗人誤讀”，即不正確讀音的俗呼；其反義詞應該是雅呼，即正確的讀音。《論語·述而》：“雅言”，《集解》引孔安國、鄭玄訓為正言。《荀子·王制》：“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

以及二者之間發音關係做一些探討，並由此尋找當時“石”究竟如何讀音問題的答案。

#### 四 秦漢的“石”既是重量單位也是容量單位

首先，來看一條《睡虎地秦簡·效律》中的法律：“桶不準確，誤差在二升以上，罰一甲”（原文：甬（桶）不正，二升以上，貲一甲）；又云：“半石不準確，誤差在八兩以上……罰一盾。”（原文：半石不正，八兩以上；鈞不正，四兩以上；斤不正，三朱（銖）以上……貲各一盾。）

這是一條戰國時期秦國（BC771-BC221）定期校正衡器、量器的律文。它告訴我們所謂“石”，是按“兩”校正，它既是衡器也是重量單位；而“桶”是按“升”校正，它既是容器也是容量單位。可見，當時“石”無疑是一個表示重量單位的量詞，它是法定的最高重量單位和衡器；而“桶”是法定的最高容量單位和標準量器。從西漢昭帝時期製造的“谷口銅甬”可知：西漢時期的確使用“甬”即“桶”這種量器，又根據該器物銘文“谷口銅甬容十斗”可知：西漢時也是1桶=10斗。<sup>13</sup>但是，到了王莽的新朝，政府將法定最高容量單位改為“斛”以後，作為標準量器和容量單位的“甬（桶）”就被稱作“嘉量”的“斛”取代了。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論述的“石”，在這裏是以“兩”來計算的，所以此時的“石”無疑是一個表示重量單位的量詞，它是法定重量單位的最高單位，而且由秦朝至清朝末年的2000餘年中雖然每石的重量在各代有所變動，但是將“石”作為法定的最高重量單位的地位從沒有動搖過。

換言之，秦國以及秦朝以後，中國法定的最高重量單位一直是“石”，法定的最高容量單位在秦國、秦朝以及西漢是“桶”，它在王莽新朝時期才固定為“斛”。此後直至民國之前，作為容量單位和量器的“石”至少在制度上消失了，這也就是為何今人對秦及西漢“石”認識模糊的原因。總之，在秦及西漢的度量衡制度上，重量單位“石”與容量單位“桶”二者之間是並行不悖而不是交叉的關係。不過，這僅僅是法律系統的規定而已，在實際執行的行政系統中，我們發現了很多容量單位“石”。除了上引睡虎地秦簡史料之外，又如里耶秦簡第八層簡275：“稻一石九斗少半斗”；<sup>14</sup>簡426：“徑廡粟粟一石九斗五升六分升五”<sup>15</sup>；張家山漢簡《筭數書》簡96：“田一畝租之十步一斗，凡租二石四斗”。<sup>16</sup>這裏的“石”不僅與容量單位“斗”、“升”連用，而且“斗”數少於10斗，所以“石”肯定是容量單位。<sup>17</sup>

總之，我的結論是在秦漢時期“石”肯定是既用作重量單位也用作容量單位的，尤

<sup>13</sup> 丘光明等：《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p216-217。

<sup>14</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釋文（第八層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p26。

<sup>15</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釋文（第八層簡牘）》，p31。

<sup>16</sup> 彭浩：《張家山漢簡〈筭數書〉注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p83。

<sup>17</sup> 新出嶽麓書院藏秦簡《數》簡110：“□【案】甬（桶）少稻石三斗少半斗□案甬（桶）六之五而得一

其在計算穀物時主要是用作容量單位的。發生這種情況原因至少有二：第一，很可能因為1桶的穀物基本等於1石120斤的重量<sup>18</sup>。第二，在實際測量穀物時用容器比用衡器方便得多。

除了以上重量單位與容量單位混用的情況之外，我還發現秦漢時期至少在當時的齊楚地區（今天的山東、江蘇、湖北以及河南、湖南、江西的部分地區）以秦統一之前的量詞“擔”代替量詞“石”的情況。其實在秦統一之前，象楚國等地本來存在有“擔”的單位量詞。如戰國出土文物中有楚國的“龍節”，即一種命令沿途驛站為使節提供住宿飲食的特別通行證，上面寫着“一擔飢之”，即“一擔飼之”。意思是說使者所到之處，應提供一擔飲食。根據張振林的考證：“擔”，本是表示建築物的屋簷，即屋簷的木條疊加的結構的名詞，用為動詞就是“荷”（肩扛）的意思，是楚地、齊地的方言。另外，他認為從字體上講，“擔”又是“擔”或“擔”的簡體字，後來演變為“擔”。雖然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不能肯定“擔”是重量詞還是容量詞，但從“一擔飢之”的命令至少可以肯定它是一個量詞，否則的話將無法在實際中實行此項命令。而從其本字“擔”來看，此字從“缶”，它本來是一個容器也是肯定的。所以從“提供一擔飲食”的命令來看，很可能“擔（擔）”既是容量單位也是重量單位的混合單位。

“擔”字在古書中又寫作“儋”、“擔”、“担”都是由動詞“荷”（肩扛）轉化來的量詞。而且在秦漢三國時期“擔”字與“石”字經常混用，如：

時 期	用 例	出 典
秦及西漢	“守儋石之祿者。”	《史記·淮陰侯列傳》
秦及西漢	“守儋石之祿者。”	《漢書·蒯通傳》
西漢	“儋石之畜（蓄）”	《漢書·敘傳》
西漢	“吾見擔石矣”	揚雄《法言·淵騫》
西漢	“乏無儋石之儲”	《漢書·揚雄傳》
東漢	“自無擔石之儲”	《後漢書·宣秉列傳》
三國	“家闕儋石之糧。”	《三國志·魏志》
三國	“家無儋石之財”	《三國志·蜀志》
晉	“今先生入無儋石之儲”	《抱朴子·安貧》

□有(又)□□□升得一以稻甬(桶)求□”(朱漢民、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貳)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p90)。這裏的“桶”和“石”都是容量單位，也是當時法定容量“桶”與行政容量“石”同時存在的例證。

<sup>18</sup> 王忠全經過研究認為漢代1斛粟重60斤，正好是1石的1/2重。參見《秦漢時代“鍾”“斛”“石”新考》，《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1期。由此可知，本來是重量單位的“石”之所以能夠作為容量單位使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它的重量與某些穀物容量正好成一定的比例，所以很容易在實際中操作。

所謂“儋”，《說文》云“儋，荷也。”又作“擔”，《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弛於負擔。”又略為“擔”<sup>19</sup>。都是負擔的意思。歷代學者對“石”與“儋（也寫作擔、担）”有過辨析：《史記·淮陰侯列傳》：《集解》引用晉灼所作的注曰：“揚雄《方言》‘東海與泰山之間的人，稱罌為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稱小罌為儋。石，就是如今盛裝小鮐魚的石罌，容量不過一、二石而已。”

《漢書·蒯通傳》注引應劭曰：“齊人稱小罌為儋，儋可承受二斛的容量。”師古曰：“儋的發音為都與濫的反切。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

《說文義證》中清儒桂馥早已指出：“然而以石為擔，由來舊<sup>20</sup>矣。詳細追究其原因的話，因為一儋承受一石的容量，於是就呼石為儋了。”<sup>21</sup>

總之，“儋”，本是“罌”、“小罌”、“小罌”、“石罌”一類古代的容器，後來逐漸從容器逐漸演化為一種天然量詞。所以，至少在齊楚地區，“因為一儋承受一石的容量，於是就呼石為儋了”。另外，從《史記》之後“儋石”已經成為了一句成語（即以一儋一石來形容很少的食物或微薄的收入）的情況看，這種“儋石”混用的情況有可能已經逐漸越出齊楚地區了（比如巴蜀地區）。就像“風俗”、“商賈”這些組合名詞一樣，“儋”、“石”這兩個字之間雖有差別，但又有着意思上的聯繫。

## 六 “石”zjyak“轉音”為“擔”tam

最後必須討論的是秦漢代不論重量還是容量，“石”都可以發音為 tam 的問題。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漢代的“石”是不可能讀為 shi 的，因為在漢語史上 sh 的發音屬於近代音，所以不會早於宋代。王力《同源字典》將“石”的上古音列入“鐸部”的“禪母”，注音為 zjyak。這應該就是上古“石”的正音。然而，如上所述“石”在秦漢已經不僅限於重量“石”之意，而同時具有了“擔”之意。於是“石”在正音 zjyak 之外又有了 tam 這一來自“擔”的俗音。那麼，當時人到底使用“石”的正音還是俗音？至少在穀物“石”的發音上，我同意《同文舉要》（《正字通·石部》引）：“石轉音擔，量名，合石、儋為一”的觀點。就是說“石”字的讀音之所以轉音為“擔”，是因為作為“量名”它將“石”與“儋”合為一意了。結合本文以上對量詞“石”的分析，這句話可以分為“名”與“實”兩部分來理解：後半句講量詞“石”之“實”包括了重量“石”、容量“儋”以及合二者“為一”等三種成分，而在如此複雜成分之“實”逐漸複合形成的過程中，其“名”也從最初“石”的 zjyak“轉音”為“擔”之 tam 的讀音。總之，量詞“石”的形成有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隨着“名”“實”關係的變遷而出現了 zjyak 向 tam 的“轉

<sup>19</sup>（清）翟灝《通俗編·雜字》：“擔，俗以此為‘擔負’之‘擔’。”

<sup>20</sup>“舊”與“久”互通：《詩大雅抑箋》：“舊，久也。”《文選班固答賓戲注》：“久，舊也。”

<sup>21</sup>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音”是極其自然的現象。

那麼,從音韻學的角度看,“石”zjyak“轉音”為“擔”tam的情況又應當如何解釋呢?根據王力《同源字典》可知:在上古音中“石”zjyak屬“鐸”韻,“擔”tam屬“談”韻,而且由於二字的母音 a 相同,所以它們之間可以發生音韻“通轉”(詳見下表)。<sup>22</sup>

甲類	之 ə	支 e	魚 a	侯 o	宵 ɔ	幽 u
	職 ək	錫 ek	鐸 ak	屋 ok	沃 ɔk	覺 uk
	蒸 əng	耕 eng	陽 ang	東 ong		
乙類	微 ei	脂 ei	歌 ai			
	物 ət	質 et	月 at			
	文 ən	真 en	元 an			
丙類	緝 əp		盍 ap			
	侵 əm		談 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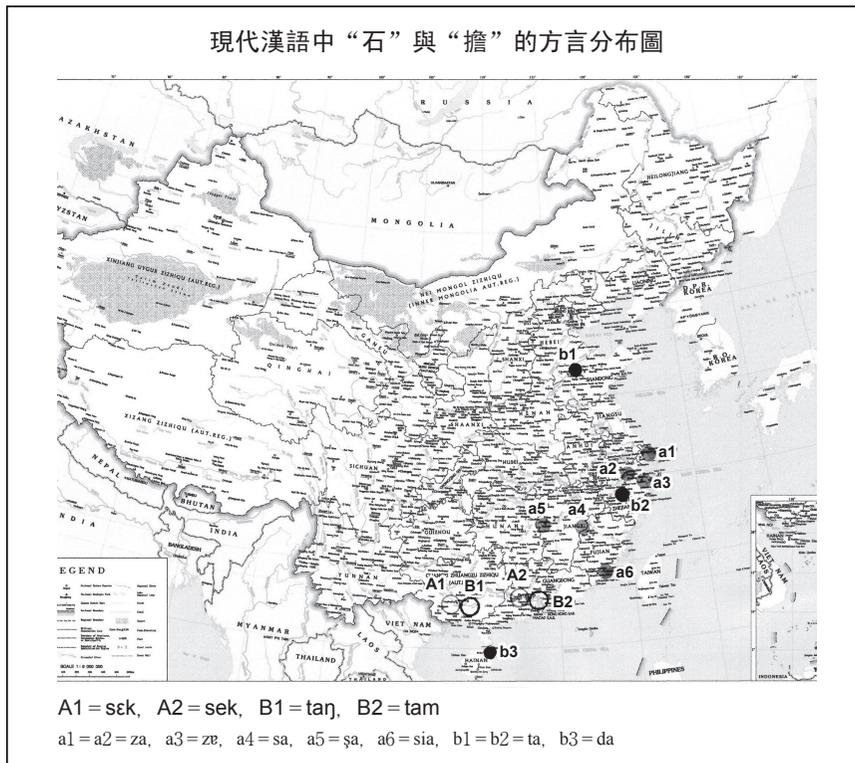
表中魚 a 行的鐸韻 ak 與談韻 am 之間可以發生音韻通轉

特別是考慮到這兩個讀音尾音的 k 和 m 都可能在實際讀音中脫落的情況,為了尋找留存於今天各地方言中“石”與“擔”的古音,筆者查閱了以下方言詞典<sup>23</sup>,結果發現:在一些地區仍然保留着酷似於 zjyak 的“石”發音,如 sək(南寧)或 sek(廣州),而且很多方言確實是失落尾音 k 的,如 za(崇明、杭州),sa(黎川),ša(萍鄉)。“擔”發音也有着類似的情況:在普遍發音 tan 或 dan 的今天,有的地方的發音仍然保留着上古音 tam(南寧、廣州),但也確實有些地方的發音為:ta(濟南),sa(黎川),ša(萍鄉)。(見示意圖)由此我認為末尾元音同為 a 應該就是“石”zjya(k)與“擔”ta(m)二音在上古音中為什麼會發生從正音轉化為俗音之發音規律上的原因。

<sup>22</sup> 關於上古音“通轉”的現象,王力指出:“不同類而直行的發音之間的發音轉換叫做通轉。這是元音相同,但是韻尾發音部位不同的情況。”王力:《同源字典·同源字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p16。

<sup>23</sup> 江蘇教育出版社《廈門方言詞典》、《廣州方言詞典》、《建甌方言詞典》、《福州方言詞典》、《南寧方言詞典》、《柳州方言詞典》、《萍鄉方言詞典》、《南昌方言詞典》、《長沙方言詞典》、《婁底方言詞典》、《寧波方言詞典》、《崇明方言詞典》、《績溪方言詞典》、《杭州方言詞典》、《西安方言詞典》、《海口方言詞典》、《揚州方言詞典》、《哈爾濱方言詞典》、《濟南方言詞典》、《萬榮方言詞典》、《忻州方言詞典》、《西寧方言詞典》、《烏魯木齊方言詞典》、《金華方言詞典》、《銀川方言詞典》、《南京方言詞典》、《武漢方言詞典》、《洛陽方言詞典》、《丹陽方言詞典》、《貴陽方言詞典》、《太原方言詞典》、《徐州方言詞典》,以及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方言詞典》等。

總之，我的結論是至遲在西漢時期“石”已經有了正音 *zjyak* 與俗音 *tam* 的兩個讀音，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今，雖然 *zjyak* 的發音早已演變為 *shi*，*tam* 也演變為 *dan*，但一字二音的現象並未改變。至於本文論及的秦漢時期量詞“石”的讀音，如果考慮到當時已經出現了價值“石”概念的情況<sup>24</sup>，我認為在當時將量詞“石”讀為 *ta(m)* 的情況應該更為普遍，這與《漢語大詞典》所言不論重量抑或容量，“石”在今日都讀為 *dan* 的情況十分相似。所以，今日不論重量還是容量“石”都不妨讀為 *dan*。



<sup>24</sup> 參見 Karine Chemla & MA Biao: *How the earliest known mathematical writings highlight the state's management of grains in early China?* 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2014